

养生旅游产品,如崖壁禅修、道家寿宴、梅林悟道等。通过规划建设禅房、禅意会馆等场所,配套打坐室、素食斋、棋院等功能设施,辅之以宗教知识宣讲、静坐锻炼等体验课程,达到“修身、静心、养性、美意”效果。塑造棋盘山国家森林公园的“云南省道家森林养生与休闲度假基地”的主题形象。

(冯艳滨: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体育旅游与生态旅游

黄 佳

一、生态旅游的相关研究

按照最早的定义,生态旅游是指前往相对没有被干扰或污染的自然区域,专门为了学习、赞美、欣赏这些地方的景色和野生动植物与存在的文化表现(现在和过去)的旅游(Ceballas - Lascurain, 1987)。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原生态的自然环境是开展生态旅游的主要空间。生态旅游研究有不同的视角:一是环境资源视角认为自然资源及通过其物质实体所反映的环境整体的自然优美性与舒适性、环境容量或环境的承载能力以及自身的调节能力或调蓄能力,明确环境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强调环境与资源的统一性(赵爽, 2013)。二是从生态景观资源视角认为以自然景观为主,人文景观为辅,突出生物景观和谐的生态美,能对旅游者产生审美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空间景物综合体(王建军,等, 2006)。三是从生态旅游体验视角认为生态旅游研究应分为动机、特征、分类和作用等方面,从体验上游客在游前、游中对生态旅游目的地基本要素的各方面的预期和实际感知,从时间上可分为潜在生态旅游体验和实际生态旅游体验,从内容上可分为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交通、景区景点、住宿、餐饮、购物、设施设备体验等(王立龙, 2012)。四是从环境保护视角认为生态旅游应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以环境教育和自然知识普及为核心内容,是一种求新求知的高层次的旅游(尚天成,等, 2011)。五是从未来研究方向视角应重点关注生态旅游理论体系的构建、影响测度与管理、模式与对策、资源管理、市场与生态旅游者行为规律、环境教育与环境解说、社区参与评价与优化、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旅游等(钟林生, 2016)。

笔者认为,不同于传统大众团队旅游,从保护环境出发的生态旅游,是以新的价值观视角去认识旅游活动的一种新的旅游类型。生态旅游的活动内容应该具备绿色低碳的特征,大多数体育旅游项目如登山、自行车、划船、探险、漂流、滑雪、定向越野等都具有生态旅游特征。

二、体育旅游的相关研究

体育旅游研究始于兴趣研究 (Anthony, 1966), 发端于 20 世纪 70 年代欧洲五国体育和旅游相互关系的研究 (Glyptis, 1982), 体育旅游的概念最早源于体育和旅游联系的思想 (Anthony, 1966), 是指通过活动、场地和参与者之间特殊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经济和文化现象 (Mike Weed, Chris Bull, 1999)。我国学者把体育旅游定义为以观看、欣赏和参与各种体育活动为目的的旅行游览活动, 并对体育旅游进行分类: 休闲体育旅游类, 垂钓、荡秋千、徒步赏花、打保龄球、戏水等; 健身体育旅游类, 登山、自行车、划船、游泳、滑草等; 刺激体育旅游类, 攀岩、蹦极、探险、漂流、滑雪、速降、定向越野等; 野战体育旅游类, 野战游戏、狩猎、滑翔、射击、跳伞等; 节庆体育旅游类, 中国国际少林武术节、中国国际太极拳年会等; 竞技体育旅游类, 参与各种体育竞赛, 如奥运会、全运会、邀请赛、对抗赛等; 观光体育旅游类, 观看体育赛事、观看体育表演、观看体育娱乐活动等。早期对体育旅游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关注体育和旅游相互关系的探讨。Jackson 和 Glyptis (1992) 从旅游视角认为, 有目的地为了发展旅游而举办的体育活动, 使体育在旅游中发展; Standeven 和 Knop (1999) 则认为体育旅游是衍生的产物, 这一类观点认为对体育旅游的理解应该是狭义的。Dobson 和 Gratton (1997) 则持不同的观点, 他们认为并不是只有大型比赛才能给当地带来经济效益, Schutt (1998) 认为休闲、健身、野战、刺激体育旅游 (如攀岩、蹦极、探险、漂流、滑雪、定向越野、自行车等) 与当地经济发展策略的有机结合, 能明显提高当地经济水平, 并使经济多元化发展, 从而让当地村民从中受益, 这一类观点认为对体育旅游的理解应该是广义的。

近年来, 个别学者注意到仅从单向单因素的体育视角或旅游视角研究难以消除体育旅游所具有的“四元论”的现象, 即主体 (体育旅游者)、客体 (体育资源)、媒体 (中介) 及区域社会 (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 从而根本无法解决与其他相关产业的融合, 最优结构应包括绿色生态 (韩鲁安, 2012), 即与农业生态旅游、自然生态旅游、文化生态旅游融合。要积极发展体育旅游来激励生态旅游市场, 只有结合绿色生态的农业生态旅游、自然生态旅游、文化生态旅游与体育旅游项目积极互动并形成互补耦合, 才能有效激发体育旅游与生态旅游的融合。其后 10 多年里, 大量的研究者从理论或实践两方面来证实广义的体育旅游是否成立。大部分学者认为是从单向单因素的角度考虑体育与旅游之间的关系忽略体育旅游的本质属性 (姜付高, 2005), 要深刻认识体育旅游与绿色生态的农业生态旅游、自然生态旅游、文化生态旅游互动共生融合的理论和实践。

三、体育旅游与生态旅游融合

体育旅游天然符合生态旅游的某些特征, 但如何把农业生态旅游、自然

生态旅游和文化生态旅游与体育旅游融合建设则面临很多问题。体育旅游与生态旅游的融合需要强化生态旅游的价值原则,并对传统体育旅游产品进行创新,使作为“健康中国”重要建设路径的“体育旅游”成为生态旅游的生力军。体育旅游具有项目专业化、内容多样化、品质个性化等特点,借助体育旅游的具体各类活动对生态旅游客源市场进行人口统计学、消费结构、组织规模、出行方式等特征进行综合研究,剖析生态旅游者因参与不同体育旅游活动类型在行为规律变化与环境变化的相关性,并从多视角进行体育旅游单因子及与生态旅游多因子综合分析,对于满足不同客源人群的旅游需求,促进体育旅游产品的供给,做大做强生态旅游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四、大力发展体育旅游对于建设“健康中国”的价值

十八大以来,“健康中国”上升至国家战略。体育旅游作为一种低碳健康旅行方式,是推进“健康中国”战略一种重要的旅游生活方式;体育旅游是一种环境友好型旅游发展行为,其环境认知体验、健身绿道等思想和行为是“健康中国”实践的重要方式。如何充分利用绿色生态的冰雪、森林、湖泊、江河、湿地、山地、草原等独特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主动与体育旅游的各类活动融合发展应受到广泛的关注,体育旅游与生态旅游融合是践行“健康中国 and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助推剂,对推动我国绿色经济升级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体育旅游与绿色生态融合也远非单向单因素的研究或一般的融合手段,具有其特殊性。因此,全面深入地研究体育旅游与生态旅游的融合机理,不仅丰富生态旅游理论,还可以促进体育旅游与生态旅游学科的融合发展。

总之,体育旅游的发展应该是以促进身心健康为目标,以生态旅游为原则,以参与各类健身休闲活动为主要手段,最终实现游客在愉悦中收获身心健康、增长见识,生态旅游产业通过体育旅游而更加蓬勃可持续发展。

(黄佳:西南林业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学士、理学硕士)

2018年“旅游思想汇”预告

2018年“旅游思想汇”将分享关于社区与旅游发展、游客与旅游发展、企业与旅游发展、社会团体与旅游发展、政府与旅游发展、媒体与旅游发展的思考和观点。欢迎踊跃投稿。